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月台 第十回 風雨子恩將仇報

話說裴既壽與錦上花、田如蜜商議明日到勾魂院去走走。次日清晨，既壽穿了鮮明衣服，帶了數□兩銀子，同他二人來到院中。就有王八龜兒迎接進去。只見眾女子紛紛冉冉，果然花團錦簇，如百蝶飛舞一般。來至內院，有這些女使丫鬟又招接一番，然後來到屋內。蘭麝馨香，香氣撲鼻。也有裝煙的，也有捧茶的。茶罷，然後擺桌。桌上擺了□數個碟子，內中盛的太史餅、狀元糕、蓮心、桂元、砂仁、荳蔻、膠囊、糖球、瓜子、花生、冰糖、蜜食及時鮮水果，謂之茶點心。又見數個女子翻騰而來，懷抱琵琶，手執玉笛，各舉樂器，步至跟前，一膝而起，說道：「請爺們坐茶。」他三人重又坐下。這四個吹彈歌舞的也就坐下。敘了寒溫，然後唱了幾支曲兒，唱了幾個小調，說了些風月場中的趣話。不覺到了晚飯時候了。然後坐席。珍饈美味，繼興豪飲。真正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把個裴既壽迷戀住了，也不回寓，就在院中住下。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樂以忘返，終朝嫖賭煙酒為迷。不覺數月以來，貨物賣了，銀錢費盡，又少院中數百銀子，尚未安點明白。來船急等回去。既壽戀戀不捨，只得一同回湖廣去了不題。且說甘百善與龍王分別，遣蝦兵蟹將送至湖廣。頃刻之間，已到自家門首。眾家人小使看見小主人回來，如得珍寶，慌忙報信進去。甘員外夫婦二人盼望兒子不到，都想病了。幸員外稍愈，而安人想兒更甚，臥牀不起。這甘百善來至後堂，見了父母，雙膝跪下道：「不肖孩兒久離膝下，有缺晨昏，皆孩兒之罪。」（何其孝也）又把途中遇盜，主僕失散，誤入龍宮，龍王許親，現有玉連環為證，以及龍王說我父昔年救他女兒之恩未報，且有宿世姻緣，故將女兒願與孩兒為終身之托一一說明。然後甘員外知道宋明死於非命。念其忠心，不覺落下淚來。又想起昔年在魚市買過一條金色赤尾大鯉魚，放於鴛鴦河內，故此我兒有這一段仙緣。謝天謝地！

再說安人見兒子回來，喜不自勝。但是臥牀不起，服藥無效，甚以為憂。這百善服侍安人，夜不解帶。數日以來，病不見輕。每日焚香祝告天地，願以身代。（不愧亞魁之名）禱告數日，毫無應驗。再請名手時醫使君子、威靈仙、白荳蔻、女貞子四位高名先生參同酌議。診了脈，定了方，四人都道：「藥品只該□二味，萬無更改。但藥引子甚難。」對百善說道：「須得玲瓏心一片，或股肱肉一塊。非玲瓏心不能開其心竅，非股肱肉不能退其痰火。如無此二物，暫用寬心丸服之亦可。」言罷各自去了。百善心中想道：「先生說此之物，豈非割心割肉？這玲瓏心世間罕有。」轉而一想道：「父母愛子之心，謂之疼如割心。而今我母親病在沉痾，為兒的雖不能割心，亦可割股救親，報答養育之恩。理亦當然。」主意已定。臨晚焚香拜禱，祝告上蒼。拜罷之後，然後割下股肉一塊，鮮血淋淋，（百善孝心一至於此）放在藥壺中。吩咐婦女們煎與安人服之，出汗即愈。百善回至書房，忍疼而眠，人鬼莫知。自安人服藥之後，嘔出黏痰無數，只覺心中爽快，次日就能起來，身輕體健，勝於平日。舉家欣喜不盡。有婦女們無意之中忽見地下有血跡鮮紅，點點滴滴，流至書房門間，慌忙說與安人知道。正言之間，忽員外進房，就把這事說明。

員外來至書房門間，問百善為何不起。百善不敢明言，支吾說道：「昨日受寒，有些感冒不爽。」員外又問道：「昨日先生用的什麼引子？」這句話問的百善瞞不住了，就把先生交代的話說了一遍。這才知道甘百善割股救親，孝感動天，（天報之以福也）安人病亦痊癒。員外回至房中，將藥壺一看，果不其然。他夫婦二人疼兒之心，疼的割心，疼兒割肉之疼，更勝於割心之痛。

不說百善在家養傷。且說龍王自與甘百善分別之後，雖把女兒許他，須得見了他父，看定婚姻日期，以完兒女終身大事。那日龍王來到甘員外門首，見了家人說道：「門上與我通報一聲，說就有海外散人前來拜訪。」家人聽說，急忙通報進去。員外慌忙出來。只見一位長者，儒冠博雅，品格清奇。急忙拱手相迎而進。來至大廳，各施一禮，分賓主坐下。員外說道：「仙長仙鄉何處？洞府那裡？」龍王道：「昔年蒙員外相救小女活命之恩，至今未報，特來奉謝。其中有個因果，想令公郎向員外剖明一切。」（果屬龍王身分，自不明言，已借百善口中道過。）員外聽說，就知道是東海龍王了。員外說道：「仙長莫非就是東海龍王麼？」龍王道：「豈敢。」員外慌忙離坐，說道：「不知龍王駕到，有失遠迎，多多有罪。請龍王上坐，待不才一拜。」龍王道：「你我通家，不須如此。」常禮罷，二人重又坐下。員外道：「不才父子乃凡夫俗子，且仙俗迥隔，何敢高攀？」龍王道：「素有夙緣，非人力所能為也。日後令公郎大顯大貴，文林中之亞魁也。年內金榜題名，洞房花燭，在此一舉。望員外擇選吉期，投於鴛鴦河內，到期當遣小女前來，以奉箕帚也。」言罷，飄然而出。送之不及，只覺一陣清風而去。（仙人體態如此）

且說裴既壽從江西回來，貨也賣完，錢也費盡，到家如何交代？心中想定一個主意，來到家中，見了他父。裴員外問道：「既壽你回來了。你裝去的貨物，連你三伯父的貨都已賣完了？」既壽道：「俱已賣完。惟獨夢幻泡影缺市，無論多寡，滿可消出。」員外道：「如今帶了多少銀錢來？」既壽道：「未帶銀錢。我看山西的生鐵甚賤，我就買了幾千萬斤。等山西不出了鐵，倒有大利。」員外道：「能買雪裡跳，莫買夜夜愁。不知何年月日才能賣出去。」口中不免嘮嘮叨叨的出去了。來到船上一問，才知道在江西煙酒嫖賭，銀錢拋盡才回來的，那裡有生鐵熟鐵。員外聽了，又氣又恨，來家問他。等到來家，既壽久已出去，仍舊與這些狐群狗黨玩去了。

那日裴員外問既壽道：「你在江西到底買鐵未買鐵？」既壽道：「買鐵未買鐵，誰來哄你不成！」員外道：「鐵是買的，可惜送在賭博場、勾魂院去了。」口中咕咕嚶嚶，嘮嘮叨叨。既壽低聲說道：「化了千把銀子，什麼大驚小怪，還要說個不休！往後傾了你的家，又該怎麼樣？」（喪盡良心之言）員外氣惱非常。免生閒氣，來至後堂，與安人說道：「既壽屢屢妄為，拋費銀錢，謬言悖理，全無父子之情。如何是好？」安人道：「凡人自小有三變。」員外問道：「何為三變？」安人道：「上學一變，未成；做買賣一變，又未成；尚有一變，盡在完婚。如此變好，這叫做敗子回頭金不換。若娶親不變，即是廢人，則往後不可設想者，不可言而道也。你我二人必要受其所害。曾記得昔年崔金龍得了此子來家，武氏安人將他相定終身道：『眉有高低，眼有雌雄，心懷不正；鼻有一痣，心有點黑，其痣可治，其黑難療；且日漸而大，□六年來，盡行全黑矣。日後不良，立見於此，猶恐不祥。』今年正當□六歲矣，（又將四回中之事一提）你我二人當心防之。」裴員外聽了一番言語，心中惟望完婚一變，痛改前非，亦未可料。（尚在癡心妄想）

這既壽的姻親，與金員外之次女金二姐聯盟也。是平善良家，如今正當男婚女嫁之時。擇日迎娶，以冀改過從新，成人立志，不致成為廢物也。此時春暖花香，鶯鶯弄巧。裴員外與他合婚選日，擇於三月□六日迎娶大吉。到期之前，張燈結綵，親友盈門。到了□六，彩輦臨門，鼓樂喧天。拜堂坐帳，諸妝女眷，喜溢庭除，熱鬧非常。這新人雖無沉魚落雁之容，頗有大雅端莊之重。夫婦如賓，琴瑟幽靜，孝奉姑姑，頻繁中饋，乃婦道之正也。如是之後數月光陰，不覺秋風香裡桂花黃。那日裴既壽又起不良之心。假意向他父說道：「屢屢拋費銀錢，家計衰敗。如今知過必改，望大人可放憂懷。（君子可欺以其方），前日聽得人說，南京夢幻泡影價甚昂貴，況此物出在此處白虎村最多，滿載一船，大可倍利。」員外聽了，句句入理，心中想道：「此子果然完婚一變，所謂敗子回頭金不換也。」信以為真。（未必然耳）說道：「你既然去惡從善，追悔前非，日後是有昌身，我何憂哉？」（入其圈套）問得多少錢文。既壽道：「須得若干若干才殼一船。」次日裴員外將田畝地土及金銀細軟盡行變賣銀錢，交與既壽廣收貨物。尚未收完，豈知裴員外禍遭不測，意外風波來了。

且說湖廣有一富戶賈百萬，豪勢欺人，慳吝異常。那日被盜，失去金銀財寶不計其數。報官緝盜，立要破案。這日緝獲眾盜，內中有一個無賴子弟，名叫滑嘴張三，與裴既壽游手好閒之流。裴既壽聞知此事，正與他父懷恨在心，將雌雄眼一睜，黑良心一橫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老東西，因我拋費了幾個錢，他就嘮叨不休。我將數□銀子送與滑嘴張三，叫他咬定裴員外是個窩家，不怕他不傾家。（喪盡良心，恩將仇報，神人共怒，天地不容）我這幾百銀子，連夢幻泡影裝上一船，往南京去了，看他如何。（昧盡天良）定了主意，來到監中。見了滑嘴張三，把銀子與他，說道：「須小茶資一封收了。」又囑咐如此如此、這般這般。二人說罷，

裴既壽出得監來，就到船上帶了一個家人報信，立時開船，望南京去了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